

国家985创新平台 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基地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主办**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第**2**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文化遗产研究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第**2**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遗产研究,第2辑 / 徐新建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13.6

ISBN 978-7-5531-0257-3

I. ①文… II. ①徐… III. ①文化遗产—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8227 号

文化遗产研究 (二)

徐新建 主编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28) 84122206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8mm×240mm

印 张 19.5

字 数 3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257-3

定 价 6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前言

“非遗”还是“无形”？

——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的思考

四川大学 徐新建

2011年10月，以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为首席专家、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者为成员申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正式立项。不久即在厦门大学举行了项目开题研讨会。来自各地的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焦点是对“非遗”概念的界定及对话语体系的建立。

什么是“非遗”呢？汉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如今虽然已经很流行了，但其含义和局限还得再讨论。讨论的结果涉及如何确立中国的遗产话语及其整个实践体系。对此，目前有两套理解系统，一个使用于公共舆论和官方文件中，一个则论争于诸多的学科领域。

深究起来，“非遗”这一术语涉及三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第一，它源于日语的“无形文化财”，隐含着日本人的原创及其对世界遗产事业的渗透和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日本文化对与之相关的话语体系的挑战和竞争。然后，该词进入英语世界，被译成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继而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世界遗产新类型和新公约，如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等。到了第三阶段，其再从英文翻成中文，演变出好几种不同的术语，有的叫“无形文化遗产”（如汉语本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有的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个人认为，从汉语表述的规律和传统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最佳选择。在表意功能上，其中的“非物质”不如“无形”。后者以“形”为基点，一方面突出了“有”和“无”的对照，一方面又意指着古汉语所谓

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区分，具有东方语言的力度和深意。至于中国的话语体系是直接借汉语发明的“无形文化财”，还是在此基础上再度创新，需要大家的进一步讨论和辨析。

关于创建中国的遗产话语体系，我觉得是在回应当代遗产运动的国际竞争。竞争的内容说到底，就是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不同国家对“世界遗产”问题的话语权和阐释权。在这方面，当今中国可以说处于被动和弱势中，几乎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以至于在“遗产”的界定、分类和阐释等方面，都不得不使本土传统削足适履地去适应现有的“国际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西方或欧洲乃至日本的标准，从而处于被肢解、被扭曲的状态，以至于引发出实践上的不少乱局。面对强势的、外来的话语体系，中国社会出现的现象每每不是盲目崇外，就是弄虚作假。所以创立中国的人类遗产话语意义重大，需要从根本做起，从核心术语开始，直到类型分类、鉴别标准及项目传承，一一加以考察研讨，然后在大量实证调研和理论辨析的基础上，建立既符合本土实际又能加入国际对话的完整体系。

为此，希望我们的《文化遗产研究》能尽一份微薄之力，为有关人类遗产的本土考察和跨界对话继续提供有效的平台。敬请大家关心指正。

目 录

前 言

“非遗”还是“无形”?

——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的思考 徐新建/001

专 论

自由与多样性:作为地方知识的文化遗产 (澳大利亚)卢端芳/003

多民族国家的文学遗产

栏目导言:从“遗产”的角度看多民族文学 梁 昭/031

中国文化与文学再认识 张 炯/033

美国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文学 (美国)胡其瑜等/05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宜州“刘三姐文化” 梁 昭/064

田野考察

博物馆的人类学

——华盛顿“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考察报告 徐新建/079

历史书写

人面烛龙、神树烛龙即蜀龙、蚕龙

——三星堆“蟹睛人面”的新研究 萧 兵/113

历史记忆的空缺之一:公共知识分子徐志摩 (新西兰)王一燕/143

两岸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关比较 张朋园、黄克武等/154

“非遗”视界

- 中国饮食:作为无形遗产的思维表述技艺 彭兆荣/175
谈“工”说“艺”:关于刺绣工艺的几个问题 徐艺乙/187
苗族刺绣纹样与楚帛画的对比研究 范明三/203
生者与死者的节日:喀什维吾尔古尔邦节节日仪式描述 姑丽娜尔·吾甫力/213
吕洞宾形迹考 冯广宏/228

个案专题:易经遗产

- 栏目导言:易经遗产与民族互动 /241
特克斯考古记 龚鹏程/242
易学对新疆特克斯八卦城选址规划的影响
——八卦城“风水”浅析 杜殿卿/250
彝文献记载的先天八卦文化体系及其社会实用性概论 龙正清/256

对话与访谈

- “文化表述”:关于表述问题的多学科对话 叶舒宪、王明珂、赵毅衡、彭兆荣、牟延林、徐新建/273
文学、历史与人类学的跨界表述
——潘英海教授访谈录 罗安平、付海鸿/295

后 记

/304

Contents

Preface

“Intangible” or “Wu Xing”?

——Thinking about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Study”

Xu Xinjian/1

Article

Liberty and Diversity: Cultural Heritage as Local Knowledge

Lu Duanfang (AUS)/003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a Multi-ethnic Country

Column Introduction: To look at Multi-ethnic Litera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Heritage

Liang zhao/031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Zhang Jiong/033

America and China: th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Hu Qiyu (US)/052

Liu Sanjie Culture in Yizhou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ang Zhao/064

Fieldwork

Anthropology in the Museum

——a Survey Report on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in Washington, DC

Xu Xinjian/079

Histor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e Torch Dragon with a Human Face or as a Divine Tree is Shunosaurus or

Silkworm Dragon

——a New Study on the Bronze Mask with Bulgy Eyes in

Sanxingdui Ruins

Xiao Bing /113

A Vacancy of Historical Memory; Xu Zhimo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Wang Yiyan (NZ) /143

Taiwan, Mainland and America; a Correlated Comparison of

China Modern History Study

Zhang Pengyuan, Huang Kewu /154

The Vis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Chinese Diet; the Skills of Thinking Expression as Intangible Heritage

Peng Zhaorong /175

Skill and Art; Several Problems about the Traditional Embroidery Craft

Xu Yiyi /187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Miao Embroidery Patterns and Chu Silk Paintings

Fan Mingsan /203

Festival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 Description of Rituals at

Uygur Eid al-Adha in Kashgar

Gu Linaer • Wufuli /213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aces of Lv Dongbin

Feng Guanghong /228

Case Study: Yijing Heritage

Column Introduction: Yijing Heritage and Ethnic Interaction /241

Archaeological Notes in Tekesi

Gong Pengcheng /242

The Effect of Yi-ology on the Location Planning of the Eight-diagram

Town in Tekesi, Xinjiang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Town's Geomancy

Du Dianqing /250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Inborn Eight-diagram System in

Yi Documents and its Social Practicability

Long Zhengqing /256

Dialogue and Interview

Cultural Expression; a Multi-disciplinary Dialogue on Expression

Ye Shuxian, Wang Mingke, Zhao Yiheng, Peng Zhaorong, Mou Yanlin,

Xu Xinjian /273

The Cross-border Express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Pan Yinghai

Luo Anping, Fu Haihong /295

文化 遗产 研究 文化 遗产 研究 文化 遗产 研究

专 论

●自由与多样性：作为地方知识的文化遗产



自由与多样性：作为地方知识的文化遗产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卢端芳^①

摘要：在当前的现代化实践下，同质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世界各地本土知识和生物种类的消失正在加剧。要想改变这个趋势，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对多样性进行全新的建构。本文尝试超越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决定论，从元认知的角度探讨多样性与自由的关系，呼吁在承认多种知识体系并存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文化遗产和发展地方文化。

关键词：元认知 自由 多样性 文化遗产 地方知识

引言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历史中，产生过各式各样如何对待与自身相异的认知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构建。在东亚系统中，儒道释长期共存并交融。而观察人类宗教发展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历史，可以看到后者确立的必要条件是对其他神祇的彻底弃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在其《摩西与一神论》中写道，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埃赫那吞时期的埃及，就出现了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在法老的权力范围扩展到埃及之外的同时，神也必放弃他的疆界，在更大的世界里树立起唯一与无限的权威，对太阳神的崇拜逐渐被发展为全宇宙只有一个神的阿顿教教义^②。根据神在宇宙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教义，排他性成为必然，如同法老阿肯纳顿在一首颂歌中所咏：“啊，您唯一的神，除了您之外没有其他的神。”^③这位越来越狂热的国王废除了其他所有的神，关闭了众神的庙宇，驱逐了他们的祭司，

① 作者简介：卢端芳，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澳大利亚国家研究理事会“未来院士奖”学者。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论》，三联书店，1992年。

③ 同上，第16页。

并清查所有古老纪念物上的题铭，对凡是使用到复数的“神”这个词的地方均予以抹除。

所幸迄今为止，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人类对“一”的追求，并未完全抹除遍布地球的文化差异与生态差异。一个多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危机，已使我们意识到后者的存在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在当前的现代化实践下，同质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世界各地本土知识和生物种类的消失正在加剧。要想改变这个趋势，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对多样性进行全新的构建^①。本文尝试超越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决定论，从元认知的角度解读世界不同地区关于“异”的构建，探讨多样性与自由的关系。自由最基本的含义是没有束缚。史前人类四处奔走，寻觅有限的食物。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被束缚在土地上，进而建立起基于等级的社会秩序。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纯粹为生物本能驱使不同，人类拥有根据自身对世界的认识来选择以何种方式建立社会秩序的自由。我将秩序萌生之初影响这种选择的基本认知称为“元认知”^②。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首先依次梳理近现代西方政治与文化理论中代表“异”与“无”关系的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观念、代表“异”与“择”关系的肯尼思·弗兰普顿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以及代表“异”与“争”关系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后，我将穿越世纪的尘埃，在比较东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剖析“一”与“多”的关系，并在文章结语中指出，我们应当在承认多种知识体系并存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文化遗产和发展地方文化，推动不同认知空间的交错，从而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拥有自由。

一、“异”与“无”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资本时代，连篇累牍关于自由的思想言说，归结起来，不外乎是为了建立、巩固、发展那个“有”的秩序——自由首先是自由

① 生物多样性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物种多样性，物种的遗传与变异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6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通过。而在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

② 需要指出的是，我对“元认知”的定义与心理学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元认知概念不同。后者指的是个人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

积累财产的自由。西方现代自由主义先驱约翰·洛克（1632—1704）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观念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础。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想法不同，洛克发展出了一套让新兴资产阶级雀跃的“未经利用的资源可以通过劳动使其有所产出而正当占用”的理论^①。他的前提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拥有自我，从而拥有其劳动创造的产品，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占有含有他自身劳动的自然资源。在洛克之前，有“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之称的威廉·配第（1623—1687）业已根据他在地租统计与税收计算上积累的经验，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此原理虽然不无缺陷，却应被视为资本时代之元认知，在其基础上一个新的以量为标尺的价值体系得以诞生，洛克的自然法则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说是这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洛克继承了配第之价值说，并进一步将通过劳动产出的价值与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连接起来，使其成为发展一种全新的社会财产关系的理论基础。在他出版于1690年的《政府论》中，洛克强调，财产是先于政府存在并完全独立的，政府不是财产权利的来源，因而不能随意挪用个人财产。经济体制完全可以在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下存在，公民社会是为了对财产权利提供更好的保护才建立的^②。可以说，自然权利的提出是资本意志与国家意志相争的产物，其后不少关于自由的争论都围绕着主导权在此二者间的反复漂移而展开。如同欧几里德的几何公设，洛克所构建的个人之有（包括生命、自由、财产）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法则自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道公理，是其他所有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以及西方政治社会发展的基石。它凝结为美国《独立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回荡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每一个篇章。

在自然权利业已成为“高尚者的通行证”的今天，鲜有人提及的是，曾担任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的洛克的这套法则，是在17世纪英国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埃伦·M. 伍德在她的《资本的帝国》一书中指出，虽然英国殖民者早在洛克之前就已在美洲通过驱除或屠杀印第安人而占有他们的土地了，但洛克精心构建的“正当取用”自然权利原则无疑为帝国

①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Mark Goldie, London: Tuttle, 1993 [1689].

②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扩张配置了全新的法理武器^①。对洛克而言，唯有达到英国土地“改良优化”标准的价值才被认可为价值，产出价值不够高的土地则被认为是废置土地。在当时的美洲，印第安人主要利用土地来从事围猎、采集、刀耕火种等活动。洛克根据一亩土地在当地估价出售的情况来计算一个印第安人从中获得的收益，得出的结论是“其价值还不抵英国一亩土地的1‰”^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认可的价值不是事物的“内在价值”，而是它们的交换价值。洛克的“正当取用”规则准确的解读是“未被占有和开发使用的土地可以由那些能使它产出丰厚的人合法夺取”。伍德指出，正是这个新的社会财产规则导致了英法殖民者的不同。后者仅仅试图实现赢利性剥削与文化同化，前者却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印第安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我在此想强调的是，洛克所构建的并非仅仅是一个新的社会财产规则，而是一个新的认知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异”被重新界定为“无”。在欧洲殖民者抵达之前，北美大平原是印第安人部落的家园，也是无数野牛栖息的场所。狩猎野牛是印第安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他们在辽阔的土地上自由游猎，发展出了一整套追捕野牛的知识与技能。虽然印第安人通过劳动也赋予了土地宝贵的价值，但由于他们的劳动不符合在英国知识系统下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土地改良标准，他们被视为只是在他们所生活的土地上“游荡”。因而，印第安人的土地可被视为是“无主财产”，为殖民者“正当取用”。于是，数千万印第安人所生活的美洲被视为空白一片，成为洛克所云“自然状态”的活标本。这个“异”等同于“无”的新的知识框架，为超越政治裁判权任意夺取土地的殖民行径之正义性提供了背书，导致无数印第安人被剥夺土地、被驱逐和杀戮^③。

在英国本土，洛克的自然权利法则为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圈地运动新夺取的财产从根子上提供了一张护身符。有了稳定的私人财产权为根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顺风顺水。及至18世纪，相对于欧洲大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英国的启蒙运动由于社会的相对富足而进行得宁静而从容。随着新一代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03. 中文版见埃伦·M. 伍德《资本的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② 《资本的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③ 独立后的美国并未停止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相反，其变本加厉的讨伐战争迫使所有印第安人部落放弃家园，迁往指定的保留区。并且，白人移居者的西进运动导致了野牛的灭绝，失去生活来源的印第安人只得接受强制的同化政策。北美特有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从而遭到极大的破坏。参阅周钢《野牛的灭绝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命运》，《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

的自由主义思想者通过报纸与杂志向公众大量灌输知识精英们的理念，理性愈来愈成为后者的生活指导原则^①。然而，就在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在英国本土越来越深入人心之时，其在殖民地“异”等同于“无”的认知逻辑并未得到改变。相反，随着建立在伪生物学基础上的种族主义的甚嚣尘上，文化之异被进一步建构为“人”与“非人”之异。于是，一边，崇尚理性主义与天赋人权的启蒙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另一边，生活在澳洲塔斯玛尼亚的原住民被殖民政府下令作为林间“大型动物”任意屠杀，以至于最终灭绝。亚当·斯密曾观察到，在统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由于缺乏干涉，奴隶通常遭到更为残暴的对待^②。在北美，奴隶制与建立在平等的个人之间的资本主义契约关系不但共存，并且由于《独立宣言》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而得到加强。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基于自然权利法的实践则通过将“异”转化为“无”，自由成为“有权在个人之有不可侵犯之名下做一切剥夺他人自由的任何事情”，可谓是对《人权宣言》的莫大讽刺。

在“异”等同于“无”的逻辑下，影响尤为深远的是欧洲殖民霸权强加给其他民族的认知暴力。西方知识系统实现全球性弥散的过程，也是其他知识体系被矮化为缺乏认识论价值、理应被清除一空的非理性叙事的过程^③。通过对其他知识处心积虑的排斥，西方知识得以扫荡全球，此种状况直到殖民时代结束仍未得到改变。相反，随着各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倾同性得到加强。一方面，历史上“曾经充满活力、延绵不绝”的地方知识传统，如今被当作纯粹的历史，不再与当下的理论世系有任何关系^④。另一方面，同样本是地方性的西方知识却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成为普世知识，它对其他知识体系的否定形成了一套错误的历史二分法。例如，在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和区域研究）中，“西方知识”和“本土经验”成为相互对立的概念，为后者赋予意义的认知范畴被归于前者。

① Roy Porter,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②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18—319页。

③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78.

④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

二、“异”与“择”

在建筑领域，西方现代建筑知识的全球霸权和其他建筑知识的逐渐消失，已经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同质化^①。过去五十年间，各种理论思潮此起彼伏，试图为空间独特识别性的丧失寻求解决之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肯尼思·弗兰普顿等人提出的批判性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主张之一^②。建筑地域主义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现代主义建筑泛滥之前，建筑植根于地域特有的文化、气候、地理、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并有赖于当地特有的建筑材料和营建方式，因此每一个地区的建筑都有其独特的空间形态和风格。“二战”后国际式建筑的普及，冲淡了地域文化，导致了现代人场所感的缺失。美国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率先提出植根于本土和人道精神的地域主义建筑要优越于千篇一律的现代主义建筑，抨击现代主义建筑的局限性^③。其时正值国际风格的鼎盛时期，芒福德遭到了权威现代主义建筑师和理论家的猛烈反击，其理念并未改变建筑发展的潮流。及至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对抗通过组装拼贴历史符号迎合大众消费文化的后现代建筑，地域主义被加上了“批判性”的标签重新推出。

弗兰普顿从已有的地域主义创作中提取出六个要素作为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主要原则。他提倡以边缘性的建筑实践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强调特定场址对建筑形式的决定作用，建构（Tectonic）要素，以及包括触觉在内的感官体验的重要性等等。对弗兰普顿而言，作为文化策略的批判性地域主义是普世文明的载体，因而在利用地方文化时应有其对其进行“陌生化”（defamiliarize），选择其中合适的片断创造性地将其融入现代主义建筑。他声称，

① Duanfang Lu (2012) “Entangled Modernities in Architecture”, in Greg Crysler, Stephen Cairns and Hilde Heynen (eds) *Architectural Theory Handbook*, London: Sage, pp. 233—248. 中文缩写版见卢端芳《建筑中的现代性：述评与重构》，《建筑师》2011年第1期。本节部分内容包含在此文章中。

② Kenneth Frampton, “Prospects for a critical regionalism,” *Perspecta* 20 (1983): 147—62;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3rd e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2 [1980]; Kenneth Frampton, “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in Hal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1983], pp. 17—34.

③ Lewis Mumford, “The Sky Line: Status Quo.” *New Yorker*, 23 (1947): 104—106.